



铝饭盒

□赵瑶

大扫除时,妈妈从碗橱深处清理出一个铝饭盒,问我还记不记得这是什么?我不由得想起三十多年前的小学食堂,想起那些深藏在时光深处的爱与回忆……

小学时,学校空旷的大礼堂一角垒着一个大灶,上面放着一口大锅,锅上放着两层大蒸屉。每天一早,学生们从家里带来饭盒,整整齐齐地码在蒸屉上,老师们轮流值守,给灶添上柴火。到了中午,学生们各自拿回热腾腾的饭盒,围坐在操场边,就着暖和的太阳和闲谈下饭。

饭盒特点鲜明很重要,免得一不小心拿错了,打开才发现不是自己的,还得重新还回去。我从没有这样的烦恼,我的饭盒在全校八九十个孩子中属于独一份,辨识度非常高,高到所有老师同学一看到这个饭盒,就会顺手递给我。

这是个巨大无比的铝饭盒,砖头大小,但比普通的砖头还要厚。我的饭团上或盖着浇满辣椒油的荷包蛋,或几块煎豆腐、几块腊鱼腊肉,只占饭盒的一个小角落。饭盒泛着青灰的金属光泽,边角的圆弧算是唯一的装饰,盒盖上伤痕累累,凹凸不平,没有任何卡扣,偏偏盖得严丝合缝,从不用担心会侧翻漏饭。记得有次食堂起了大火,老师们灭火后,将蒸屉抢救出来,大多数孩子的饭盒或损坏、或侧翻,学校只得临时放假,让所有的孩子回家吃饭。而我的饭盒上只是添了几道凹凸的痕迹,饭菜完好无损。

因为它辨识度高、安全可靠,我每天带着它上下学,时常将它和塑料袋甩在地上,再毫心理负担地捡起来。我妈却很嫌弃,她觉得饭盒太过粗犷,没有一点女孩子应该有的秀气。

爸爸外出打工带回来的小玩意儿——高尔夫球、铅笔、卷尺……玩着玩着都不见了,可这个铝饭盒却陪伴了我整整六年的小学生涯。

等到我上了大学,爸爸得了重病,看病时舍不得在外吃饭,便用这个铝饭盒带饭去医院加热。我回老家参加工作后,帮爸爸做饭,眼见着爸爸的饭盒从装得满满当当,到只装一半,到后来经常剩饭菜回家。爸爸的胃口越来越小了,铝饭盒显得越来越空。后来爸爸开始长期住院,我们偶尔用铝饭盒装满他最喜欢的菜去看他。再后来,没人再需要它了,它被收在了碗柜的最下方……

我望着妈妈手里拿着的铝饭盒,三十多年的岁月沉积,铝饭盒早已失去了金属光泽,灰扑扑的毫不起眼,那些凹凸不平的痕迹也在斑驳的光泽中显得更加狼狈。遥远的童年记忆向我袭来,我忽然想起童年时特别抗拒爸爸的拥抱,老木匠的手劲真大啊,将我举过头顶时,总勒得我生疼……

可如今,我是多么怀念爸爸的拥抱啊。那曾经让我觉得生疼的拥抱,已成了我心底最温柔的渴望。铝饭盒虽已斑驳,但它承载的爱和温暖却从未褪色。



老物件·新角色

当城市化进程重塑我们的生活细节时,那些曾支撑中国人日常的老物件完成了时代使命。但它们依然默默地守在某个角落,以一种新的角色,陪伴并赋予我们智慧和力量。

老蒲扇

□范方启

亲身上淡淡的皂角味。可能是母亲也煽累了,唤过姐姐,让姐姐给我扇风。我深知,无论是母亲还是姐姐,都深爱着我。

蒲扇扇动时发出的“沙沙”声,是夏日里最动听的催眠曲。偶尔有调皮的蚊子想要靠近,老蒲扇就会化身“守护者”,“啪”的一声,讨厌的蚊子,想必是魂飞魄散了。可是不多会儿,蚊帐皱纹又传来它们的吆喝声,母亲和姐姐像一唱一和似的,在不同方向传来“啪啪”的声音,这声音也逐渐成了夜晚的旋律。在母亲的蒲扇下,我极少被蚊子叮咬过,每个夏夜都

睡得格外香甜。夏天的夜晚,月色仿佛特别皎洁,月光洒在母亲光滑的脸上,笑容比月光还要温柔,那挥动蒲扇的身影,成了我童年最温暖的画面。

长大后,我们住进了有空调的房子里,以往常用的蒲扇被遗忘在角落里,渐渐蒙上了灰尘。但母亲依旧保持着摇蒲扇的习惯,她说空调吹多了不舒服,还是蒲扇扇出的风最自然。每次回老家看望母亲,总能看到她坐在院子里的老藤椅上,手中的蒲扇轻轻摇晃。见我回来,她会笑着招手,示意我过去坐下。

吃饭的时候,母亲见我热出了一身汗,忍不住又挥动起她手中的扇子。我不再是孩子了,哪受得了母亲的这番操作。但母亲却不管我是怎么想的,蒲扇扇出的风带着熟悉的节奏,轻轻拂过我的脸颊,恍惚间,我好像又回到了几时的夏夜。也许,在母亲的眼中,我永远是一个还没长大的孩子。一边自顾自地摇着蒲扇,一边絮絮叨叨地说着家长里短,那些琐碎的话语,在这轻柔的风中,变得格外动听。

如今,那把老蒲扇边缘的篾条已经有些断裂,扇面也破了几处,但母亲依旧舍不得丢弃。每次看母亲握着老蒲扇的模样,我都觉得,这把蒲扇早已不只是驱暑的工具,它是母爱的化身,承载着无数温暖的回忆。只要母亲还在,只要这把老蒲扇还在,那份最纯粹的母爱,就永远不会消散。

风谷车

□曹珊珊

做这台风谷车。它在农忙时节发挥了巨大的作用,也陪伴我度过许多忙碌又温馨的时光。

记忆里的收稻季,村庄上空总是回荡着风谷车的吱呀声。黄昏的晒谷场被夕阳染成蜜糖色,新割的稻子堆成小山。妹妹踏着脚把稻子装进竹筐,细竹篾在她掌心压出深红的印子;母亲接过竹筐,手腕轻抖,稻谷便像金色瀑布般冲进喂料口。这时我赶忙攥紧铁柄,憋足劲儿顺时针转动。风叶飞旋的瞬间,出料口立刻涌出金灿灿的“溪流”,饱满的谷粒砸在竹匾上,发出清脆的“簌簌”声;而瘪谷和稻壳则被风从侧边的小窗口吹出,在空中划出细碎的弧线。

这份看似简单的活计,实则藏着不少“苦头”。飞溅的灰糠钻进衣领,痒得人直缩脖子;细小的稻芒扎进皮肤,留下细密的红点。最恼人的是那些钻进鼻孔的粉尘,常常惹得我姐妹俩接连打喷嚏,眼泪汪汪。每当这时,母亲总会停下手中的活,用围裙角轻轻擦拭我们的脸,笑着说:“再忍忍,等日头偏西就去井台冲凉。”

老家的几间老屋,在岁月流逝中逐渐暗淡失色,陪伴它的,除了风雨,便是那辆蜷缩着身子趴在楼梯底下沉睡的二轮板车。它身上免不了留下许多装载货物时磕磕碰碰的痕迹,磨得光滑的木质把手泛着油光。我每次回老家,便会与这架破旧的板车对视良久,像迎着一位亲人亲切的目光。

小时候,这辆板车是家里主要的劳动工具,当之无愧的“顶梁柱”,帮父亲支撑起全家生计。

农忙时节,板车就像老黄牛一样,不知疲倦地跟着父亲在田间地头忙碌不停;插秧的时候,父亲用它来装载秧苗;施肥时,父亲用它将刺鼻的化肥和牛粪,一趟一趟送到土地里;到了收割季节,板车又将装满稻谷的一包包麻袋运回家。小时候,我经常跟在板车后面,学着父亲把秧苗从家里搬上板车,又从板车搬到水田。尽管那时候年龄小力气不足,但我依然愿意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。我会体会到劳动的辛苦,更懂得幸福是需要付出辛勤的汗水才能换来的。

父亲的二轮板车还给了我很多童年



风谷车不仅是干活的好帮手,也是我们夏日的“快乐源泉”。暑气蒸腾的午后,小伙伴们总爱围着它打转。我们排着队轮流流稻谷,看风叶在光影里化作模糊的银圈。有调皮的孩子往喂料斗倒半瓢井水,细密的水雾裹着凉风扑面而来,惊起一片欢呼。摇柄转动得越快,风就越猛,女孩们的辫子被吹得四处飞散,男孩们干脆闭着眼睛张开双臂,任由风吹起衣角。母亲们坐在场边摘菜,偶尔抬头叮嘱“慢些摇”,嘴角却挂着藏不住的笑意。

后来,村里的稻田变成中药材基地,收割机的轰鸣取代了风谷车的吱呀声。但母亲固执地把这台老物件留在院子里,在喂料口盖了块雕花木板,摆上晒干的豆角;四根粗壮的木杆上,晾晒着红艳艳的辣椒串,在风中轻轻摇晃。

母亲说等小孙子回来,要指着这台老物件,慢慢讲那些稻田里挥洒的时光,讲孩子们追着风跑的夏天……

二轮板车

□郑泰秀

的欢乐。山林间的柴火,是农村冬日里取暖的必备材料。我总喜欢跟着父亲去树林砍柴,去的时候,父亲让我坐在板车上。冬天的暖阳照耀着大地,我像一只自由自在的小鸟,叽叽喳喳地跟父亲说话。遇到下坡,父亲会微笑着叮嘱我抓好把手。那一刻,在耳边呼呼作响的风,像是在演唱一首动听的歌谣。父亲不辞劳苦地将一捆捆柴火装满板车运回家,让我们在冬天不再寒冷。

我考上师范那年,父亲为了筹集学费,推着这辆板车在附近的一些工地找活干。修路的工地上尘土飞扬,酷暑难耐的炎夏,劳动的强度很高。很多常年劳作的农民都望而却步,但父亲不计较这些,每天推着板

车早出晚归。装满沙石或泥土的板车沉甸甸的,每推一步,都让父亲手臂筋脉暴露,一颗颗如苞谷粒大的汗珠不断地从额头滚落。一个暑假下来,父亲整个人瘦了十来斤,肩膀因为拉板车,被勒得伤痕累累,手上的老茧比平常厚了一层。

如今,时代在不断进步,各种现代化的机械逐渐取代了板车的位置。随着我们一家搬进了县城,板车完成了自己的使命,像是一位功成身退的老将,被父亲安置在老屋的角落。虽然已经显得老旧,但父亲始终舍不得扔,每次回到老家,父亲总会在板车旁驻足良久,眼神中满是复杂的情感,犹如与一位浴血奋战多年的老战友重逢。有几次,我在无意间看见,父亲的眼中闪着泪花。

